

足本

胡林翼全集

# 讀史兵略

## 卷八 通鑑漢紀

益陽胡林翼纂

章帝建初元年。酒泉太守段彭等，兵會柳中，擊車師，攻交河城，斬首三千八百級，獲生口三千餘人，北匈奴驚走，車師復降。會關寵已歿，謁者王蒙等欲引兵還，耿恭軍吏范羌固請迎恭，諸將不敢前，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，遇大雪丈餘，軍僅能至，城中夜聞兵馬聲，以爲虜來，大驚。羌遙呼曰：「我范羌也。」漢遣軍迎校尉耳。城中皆稱萬歲，開門共相持涕泣。明日，遂相隨俱歸，虜兵追之，且戰且行。吏士素飢困，發疏勒時，尙有二十六人，隨路死沒。三月至玉門，唯餘十三人，衣屨穿決，形容枯槁。中郎將鄭衆爲恭以下洗沐，易衣冠，上疏奏：「恭以單兵守孤城，當匈奴數萬之衆，連月踰年，心力困盡，鑿山爲井，煮弩爲糧，前後殺傷虜數百，千計，卒全忠勇，不爲大漢恥，宜蒙顯爵，以厲將帥。」恭至雒陽，拜騎都尉，詔悉罷戍，已校尉及都護官，徵還班超。超將發還，疏勒舉國憂恐，其都尉黎弇曰：「漢使棄我，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。誠不忍見漢使去。」因以刀自剄。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，皆號泣曰：「依漢使如父母，誠不可去。」互抱超馬脚，不得行。超亦欲遂其本志，乃更還疏勒。疏勒兩城已降龜茲，而與尉頭連兵，超捕斬反者，擊破尉頭，殺六百餘人，疏勒復安。胡氏引章懷注謂：「車師前王居交河，河水分流，繞城下，故號交河。」按卽今土魯番城也。尉頭國，今那林河南，仲巴噶什布魯特游牧地。）

五年。班超欲遂平西域，上疏請兵曰：「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，故北擊匈奴，西使外國，鄯善于寘，鄯時尙化，今拘彌、莎車、疏勒、月氏、烏孫、康居復願歸附，欲共并力破滅龜茲，平通漢道。若得龜茲，則西域未服者有十分之一耳。前世議者皆曰：『取三十六國，號爲斷匈奴右臂。』」胡氏曰：「南面以西爲右。」今西域諸國自甘之所入，莫不向化，大小欣欣，貢奉不絕，唯延耆龜茲獨未服從。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，備遭艱危，自臨守疏

勒於今五載，胡夷情數，臣頗識之。問其城郭小大，皆言倚漢與依天等，以是效之，則慈嶺可通，龜茲可伐。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，以步騎數百送之，與諸國連兵，歲月之間，龜茲可禽，以夷狄攻夷狄，計之善者也。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，草牧饒衍，不比敦煌鄯善間也。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。且姑墨溫宿二王，特爲龜茲所置，既非其種，更相厭苦，其勢必有降者。若二國來降，則龜茲自破。願下臣章，參考行事，誠有萬分，死復何恨？臣超區區特蒙神靈，竊冀未便僵仆，目見西域平定，陛下舉萬年之觴，薦勳祖廟，布大喜於天下。書奏，帝知其功可成，議欲給兵。平陵徐幹上疏：「願奮身佐超。」帝以幹爲假司馬，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。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，遂降於龜茲，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，會徐幹適至，超遂與幹擊番辰，大破之，斬首千餘級，欲進攻龜茲，以爲孫兵彊，宜因其力，乃上言：「爲孫大國，控弦十萬，故武帝妻以公主，至孝宣帝卒得其用，今可遣使招慰，與共合力。」帝納之。（按延耆卽焉耆，猶扞彌之爲拘彌，譯音無正字也。）

元和元年，帝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將兵八百人詣班超。超因發疏勒、于寔兵擊莎車，莎車以賂誘疏勒王忠，忠遂反，從之西保烏卽城。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，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，使人說康居王，執忠以歸其國，烏卽城遂降。

三年，燒當羌迷吾與弟號吾及諸種反。號吾先輕入寇隴西界，督烽掾李章追之，生得號吾。將詣郡，號吾曰：「獨殺我無損於羌，誠得生歸，必悉罷兵，不復犯塞。」隴西太守張紆放遣之，羌卽爲解散，各歸故地。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。（胡氏曰：「河北，逢留大河之北也。」歸義城，本漢所築，以招來諸羌之歸義者。）

疏勒王忠從康居王借兵，還據損中。（胡氏曰：「余按西域傳，靈帝建寧三年，涼州刺史孟佗遣兵討疏勒，攻損中城。」）遣使詐降於班超，超知其姦而僞許之，忠從輕騎詣超，超斬之，因擊破其衆，南道遂通。（按損中，損中訛，由形近，無從是正，今存疑。）

章和元年。護羌校尉傳育欲伐燒當羌，爲其新降，不欲出兵。乃募人鬪諸羌，胡羌不肯，遂復叛出塞，更依迷吾。育請發諸郡兵數萬人共擊羌，未及會。三月，育獨進軍，迷吾聞之，徙廬落去。育遣精騎三千窮追之，夜至三兜谷，不設備。迷吾襲擊，大破之，殺育及吏士八百八十人，及諸郡兵到，羌遂引去。詔以隴西太守張紆爲校尉，將萬人屯臨羌。三兜谷，今碾伯縣西，起塔鎮土司臨羌，今西寧縣地，皆屬西寧府。

羌豪迷吾復與諸種寇金城塞，張紆遣從事河內司馬防與戰於木乘谷，迷吾兵敗走，因譖使欲降，紆納之。迷吾將人衆詣臨羌，紆設兵大會，施毒酒中，伏兵殺其首豪八百餘人，斬迷吾頭以祭。傳育家復放兵擊其餘衆，斬獲數千人。迷吾子迷唐與諸種解仇，結婚交質，據大小榆谷以叛，種衆熾盛，張紆不能制。木乘谷在大河北，湟水南，大小榆谷，今貴德廳東撒拉土司界。

是歲，班超發于寘諸國兵，共二萬五千人，擊莎車。龜茲王發溫宿、姑墨尉頭兵，合五萬人救之。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：「今兵少不敵，其計莫若各散去。于寘從是而東，長史亦於此西歸。」胡氏曰：「班超時爲將兵，長史蓋西歸疏勒也。」可須夜鼓聲而發，陰緩所得生口。胡氏曰：「使生口得歸，言將散去也。」龜茲王聞之大喜，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。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，超知二虜已出，密召諸部勒兵，馳赴莎車，營胡大驚，亂奔走，追斬五千餘級。莎車遂降，龜茲等因各退散，自是威震西域。

二年，北匈奴饑亂，降南部者歲數千人。秋七月，南單于上言：「宜及北虜分爭，出兵討伐，破北成南，共爲一國，令漢家長無北念。臣等生長漢地，開口仰食，歲時賞賜，動輒億萬，雖垂拱安枕，慙無報效之義，願發國中及諸郡精兵，分道並出，期十二月同會虜地。臣兵衆單少，不足以防內外，願遣執金吾耿秉、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、五原、朔方、上郡太守并力而北，冀因聖帝威神，一舉平定。臣國成敗要在今年，已敕諸部嚴兵馬，唯裁哀省察。」太后以示耿秉，秉上言：「昔武帝單極天下，欲臣虜匈奴，未遇天時事，遂無成。今幸遭天授，北虜分爭，以夷

伐夷國家之利，宜可聽許。」秉因自陳受恩，分當出命效用。太后議欲從之。尙書宋意上書曰：「夫戎狄簡賤禮義，無有上下，彊者爲雄，弱者屈服。自漢興以來，征伐數矣，其所克獲，曾不補害。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，深昭天地之明，因其來降，羈縻畜養，邊民得生，勞役休息，於茲四十餘年矣。今鮮卑奉順，斬獲萬數，中國坐享大功，而百姓不知其勞，漢興功烈於斯爲盛。所以然者，夷虜相攻，無損漢兵者也。臣察鮮卑侵伐匈奴，正是利其鈔掠，及歸功聖朝，實由貪得重賞。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，則不得不禁制鮮卑；鮮卑外失暴掠之願，內無功勞之賞，豺狼貪婪，必爲邊患。今北虜西遁，請求和親，宜因其歸附，以爲外扞，巍巍之業，無以過此。若引兵費賦，以順南虜，則坐失上略，去安卽危矣。誠不可許。」會竇憲以事懼誅，因自求擊匈奴，以贖死。冬十月乙亥，以憲爲車騎將軍，伐北匈奴，以執金吾耿秉爲副，發北軍五校、黎陽雍營，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。胡氏曰：「北軍五校屯騎、越騎、步兵、長水、射聲，五校尉所掌宿衛兵也。」

公卿舉故張掖太守鄧訓，代張紆爲護羌校尉。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，未敢攻訓，先欲脅小月氏胡。胡氏曰：「匈奴破月氏，月氏西徙，其餘衆保南山，不得去者，號小月氏。」訓擁衛小月氏胡，令不得戰。議者咸以羌胡相攻，縣官之利，不宜禁護。訓曰：「張紆失信衆羌，大動涼州，吏民命縣絲髮。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，皆恩信不厚耳。今因其迫急，以德懷之，庶能有用。」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，悉驅羣胡妻子內之，嚴兵守衛，羌掠無所得，又不敢逼。諸胡因卽解去。由是湟中諸胡皆言：「漢家常欲鬪我曹，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，開門內我妻子，乃是得父母也。」咸歡喜叩頭曰：「唯使君所命。」訓遂撫養教諭，大小莫不感悅。於是賞賂諸羌種，使相招誘。迷唐叔父號吾，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。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。胡氏曰：「秦威服四夷，故夷人率謂中國人爲秦人。」掩擊迷唐於寫谷，破之。迷唐乃去。大小榆居頗巖谷，衆悉離散。胡氏曰：「大小榆谷，杜佑曰：『大小榆谷，在漢榆中縣，今在蘭州五泉縣界。』按水經：『大小榆谷，在漢金城郡塞外，河水過大小榆谷北，又東。」



過河關縣北，又東過亢吾縣北，又東過榆中縣北。『榆中縣與大小榆相去甚遠，杜佑說非。』按胡氏說是。今西寧府貴德廳東撒拉土司地也。

和帝永元元年，迷唐欲復歸故地，鄧訓發湟中六千人，令長史任尙將之，縫革爲船，置於箬上，以度河，掩擊迷唐大破之，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，獲生口二千人，馬牛羊三萬餘頭，一種殆盡。迷唐收其餘衆，西徙千餘里，諸附落小種皆畔之。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，餘皆款塞納質。於是訓綏接歸附，威信大行，遂罷屯兵，各令歸郡，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，分以屯田，修理塙壁而已。

竇憲將征匈奴，三公九卿詣朝堂上書諫，以爲「匈奴不犯邊塞，而無故勞師遠涉，損費國用，徼功萬里，非社稷之計。」書連上輒寢，宋由懼，遂不敢復署議，而諸卿稍自引止。唯袁安任隗守正不移，至免冠朝堂固爭，前後且十上，衆皆爲之危懼。安隗正色自若。夏六月，竇憲耿秉出朔方雞鹿塞，南單于出滿夷谷，度遼將軍鄧鴻出稠陽塞，皆會涿邪山。憲分遣副校尉閭盤司馬耿夔耿种將南匈奴精騎萬餘，與北單于戰於稽洛山，大破之，單于遁走，追擊諸部，遂臨私渠北靺海，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，獲生口甚衆，雜畜百餘萬頭，諸裨小王率衆降者，前後八十一部，二十餘萬人。憲秉出塞三千餘里，登燕然山，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，紀漢威德而還。遣軍司馬吳汜、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，時虜中乖亂，汜諷及北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，以詔致賜，單于稽首拜受，諷因說令修呼韓邪故事，單于喜悅，即將其衆與諷俱還，到私渠海，聞漢軍已入塞，乃遣弟右溫禺靺王奉貢入侍，隨諷詣關。憲以單于不自身到，奏還其侍弟。胡氏曰：「關騶十三州志云：『靈渾縣有大道，西北出雞鹿塞。』按在今河套騰格里泊東北，西拉木倫河西岸，滿夷谷，胡氏云：『南單于庭在西河，美稷後鄧鴻討逢侯，兵至美稷，逢侯乘冰度隘，向滿夷谷，可知在美稷西北。』按今河套哈楚爾河北界也。稠陽塞，章懷謂「在勝州銀城縣。」按卽田五原郡石門障之光祿塞也。稽洛山，疑三音諾顏左翼右旗額布根山。私渠北靺海，疑鄂羅克泊，燕然山，在三

音諾顏旗，今鄂爾哲圖都蘭哈拉山。西海，卽袁朋察漢泊。三音諾顏右翼中末旗。

二年。月氏求尙公王。班超拒還其使，由是怨恨。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，超衆少，皆大恐。超譬軍士曰：

「月氏兵雖多，然數千里踰蔥嶺來，非有運輸，何足憂邪？但當收穀堅守，使飢窮自降，不過數十日決矣。」謝遂前攻，超不下，又鈔掠無所得，超度其糧將盡，必從龜茲求食。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，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。超伏兵遮擊，盡殺之，持其使首以示謝。謝大驚，卽遣使請罪，願得生歸。超縱遣之。月氏由是大震，歲奉貢獻。

三年。遣耿种，任尙出居延塞，圍北單于於金微山，大破之。北單于逃走，不知所在，出塞五千餘里而還。自

漢出師所未嘗至也。北單于旣亡，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，將衆數千人，止蒲類海。遣使款塞，竇憲請遣使立於除鞬爲單于，置中郎將領護，如南單于故事。事下公卿議，宋由等以爲可許。袁安任隗奏以爲「光武招懷南虜，非謂可永安內地，正以權時之算，可得扞禦北狄故也。今朔漢已定，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，并領降衆，無緣更立於除鞬，以增國費。」事奏未以時定，安懼憲計遂行，乃獨上封事曰：「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，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，三帝積累，以遺陛下。陛下深宜追述先志，成就其業。况屯首創大謀，空盡北虜，輟而弗圖，更立新降，以一朝之計，建三世之規，失信於所養，建立於無功。」詔曰：「言忠信，行篤敬，雖蠻貊行焉。」今若失信於一屯，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。又烏桓、鮮卑新殺北單于，凡人之情，咸畏仇讎，今立其弟，則二虜懷怨。且漢故事，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千餘萬，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，今北庭彌遠，其費過倍，是乃空盡天下，而非建策之要也。」詔下其議，安又與憲更相難折。憲險急負勢，言辭驕訐，至詆毀安，稱光武誅韓歆、戴涉故事，安終不移。然上竟從憲策。

四年。護羌校尉鄧訓卒，吏民羌胡旦夕臨者，日數千人。羌胡或以刀自割，又刺殺其犬馬牛羊，曰：「鄧使

君已死，我曹亦俱死耳。」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，至空城郭，吏執不聽，以狀白校尉徐儁。儁歎息曰：「此爲義也。」乃釋之。遂家家爲訓立祠，每有疾病，輒詣禱求福。蜀郡太守聶尚代訓爲護羌校尉，欲以恩懷諸羌，乃遣譯使招呼迷唐，使還居大小榆谷。迷唐既還，遣祖母卑缺詣尚，尚自送至塞下，爲設祖道，令譯田汜等五人護送至廬落。迷唐遂反，與諸種共生屠裂汜等，以血盟詛，復寇金城塞，尚坐免。

五年，護羌校尉賁友遣譯使構離諸羌，誘以財貨，由是解散。乃遣兵出塞，攻迷唐於大小榆谷，獲首虜八百餘人，收麥數萬斛。遂夾蓬留大河築城塢，作大航造河橋，欲度兵擊迷唐。迷唐率部落遠徙，依賜支河曲。（按賜支卽析支，今貴德廳西南和碩特左右翼中旗地。）

六年，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。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，乃上書告崇，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，單于無由自聞。崇因與朱徽上言：「南單于安國疎遠故胡，親近新降，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；又右部降者，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，請西河上郡安定爲之微備。」帝下公卿議，皆以爲「蠻夷反覆，雖難測知；然大兵聚會，必未敢動搖。今宜遣有方略使者，之單于庭，與杜崇、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，如無他變，可令崇等就安國會，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橫暴爲邊害者，共平罪誅。若不從命令，爲權時方略，事畢之後，裁行賞賜，亦足以威示百蠻。」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。安國夜聞漢軍至，大驚，棄帳而去。因舉兵欲誅師子，師子先知，乃悉將廬落入曼柏城。安國追到城下，門閉不得入。朱徽遣吏譬和之，安國不聽。城旣不下，乃引兵屯五原。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，衆皆大恐。安國舅骨都侯喜爲等慮并被誅，乃格殺安國，立師子爲亭獨尸逐侯靬單于。南單于師子立，降胡五六百人，夜襲師子，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戰，破之。於是降胡遂相驚動，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，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，莫靱日逐王逢侯爲單于，遂殺略吏民，燔燒郵亭廬帳，將軍重向朔方，欲度幕北。九月癸丑，以光祿勳鄧鴻行車騎將軍事，與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



郡國迹射，緣邊兵爲桓校尉任尙，將爲桓、鮮卑合四萬人討之。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，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。冬十一月，鄧鴻等至美稷，逢侯乃解圍去，向滿夷谷。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，斬首四千餘級，任尙率鮮卑爲桓要擊逢侯於滿夷谷，復大破之。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。逢侯遂率衆出塞，漢兵不能追而還。胡氏曰：「漢邊郡有牧師苑以養馬，此牧師苑城也。大城縣故屬西河郡。」按北牧師苑宜在偏關縣河外西南。大城塞在烏蘭木倫河西北。

九年，燒當羌迷唐率衆八千人寇隴西，脅塞內諸種羌合步騎三萬人，擊破隴西兵，殺大夏長。詔遣行征西將軍劉尚、越騎校尉趙世副之，將漢兵羌胡共三萬人討之。尙屯狄道，世屯枹罕。尙遣司馬寇盱監諸郡兵四面並會，迷唐懼，棄老弱奔入臨洮。南尙等追至高山大破之，斬虜千餘人。迷唐引去，漢兵死傷亦多，不能復追，乃還。大夏今河州東南狄道，今爲州枹罕，卽河州治，皆屬蘭州府。洮南胡氏曰：「臨洮南山」是也。

十四年

安定降羌燒何種反，郡兵擊滅之。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。隴廩相曹鳳上言：「自建

武以來，西羌犯邊者常從燒當種起，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，有西海魚鹽之利，阻大河以爲固。又近塞諸種易以爲非，難以攻伐，故能彊大，常雄諸種，恃其拳勇，招誘羌胡。今者衰困，黨援壞沮，亡逃棲竄，遠依發羌，臣愚以爲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，規固二榆，廣設屯田，隔塞羌胡交關之路，遏絕狂狡窺欲之源，又殖穀富邊，省委輸之役，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。」上從之，繕修故西海郡，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，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，屯龍耆，後增廣屯田，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，其功垂立。會永初中，諸羌叛乃罷。按隴廩今鳳翔府汧陽縣西海郡王莽立，在今青海上。龍耆，胡氏曰：「卽龍支，今鄯州縣。」宋白曰：「本漢允吾縣地，以西縣龍支堆爲名。」按在今西寧府東，碾伯縣南，臬蘭縣西北也。

班超久在絕域，年老思土，上書乞歸曰：「臣不敢望到酒泉郡，但願生入玉門關。謹遣子勇隨安息獻物入

塞及臣生在令舅目見中土。朝廷久之未報。超妹曹大家上書曰：「蠻夷之性，悖逆侮老，而超旦暮入地，久不見代，恐開姦宄之原，生逆亂之心，而卿大夫咸懷一切，莫肯遠慮，如有卒暴，超之氣力不能從心，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，下棄忠臣竭力之用，誠可痛也。故超萬里歸誠，自陳苦急，延頸踰望，三年於今，未蒙省錄。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，亦有休息，不任職也。故妾敢觸死爲超求哀。」超餘年一得生還，復見闕庭，使國家無勞遠之慮。西域無倉卒之憂，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，子方哀老之惠。」帝感其言，乃徵超還。八月，超至雒陽，拜爲射聲校尉。九月，卒。超之被徵，以戊己校尉任尙，代爲都護。尙謂超曰：「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，而小人猥承君後，任重慮淺，宜有以誨之。」超曰：「年老失智，君數當大位，豈班超所能及哉？必得不已，願進愚言。塞外吏士，本非孝子順孫，皆以罪過徙補邊屯，而蠻夷懷鳥獸之心，難養易敗。今君性嚴急，水清無大魚，察政不得下和，宜蕩佚簡易，寬小過，總大綱而已。」超去，尙私謂所親曰：「我以班君當有奇策，今所言平平耳。」尙後竟失邊和，如超所言。（胡氏曰：「爲任尙徵還，漢失西域張本。」）

殤帝延平元年，鮮卑寇漁陽。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，兵馬掾嚴授諫曰：「前道險阻，賊勢難量，宜且結營，先令輕騎偵視之。」顯意甚銳，怒欲斬之。遂進兵遇虜，伏發，士卒悉走，唯授力戰，身被十創，手殺數人而死。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，顯俱沒於陳。

詔以北地梁懂爲西域副校尉，懂行至河西，會西域諸國反，攻都護任尙於疏勒。尙上書求救，詔懂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。懂未至，而尙已得解，詔徵尙還，以騎都尉段禧爲都護，西域長史趙博爲騎都尉。禧博守它乾城，城小，梁懂以爲不可固，乃譎說龜茲王白霸，欲入共保其城。白霸許之。吏民固諫，白霸不聽。懂旣入，遣將急迎段禧。趙博合軍八九千人，龜茲吏民並叛其王，而與溫宿、姑墨數萬兵反，共圍城。懂等出戰，大破之。連兵數月，胡衆敗走，乘勝追擊，凡斬首萬餘級，獲生口數千人。龜茲乃定。（胡氏曰：「班超爲都護，居龜茲，它乾城，梁

「僅非不健鬪，然終不能定西域者，徒勇而無策略也。」

安帝永初元年。初，燒當羌豪東號之子麻奴，隨父來降，居於安定。時諸降羌布在郡縣，皆爲吏民豪右所搖役，積以愁怨。及王宏西迎段禧，發金城、隴西、漢陽羌數百千騎與俱，郡縣迫促發遣，羣羌懼遠屯不還，行到循泉，頗有散叛。諸郡各發兵邀遮，或覆其廬落，於是勒姐、當煎、大豪東岸等愈驚，遂同時犇潰。麻奴兄弟因此與種人俱西出塞，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爲寇掠，斷隴道。時羌歸附既久，無復器甲，或持竹竿木枝，以代戈矛，或負板案以爲楯，或執銅鏡以象兵。郡縣畏懦，不能制。丁卯，赦除諸羌相連結謀叛逆者罪。（胡氏引續漢書曰：「鍾羌九千餘戶，在隴西臨洮谷。」隴道，隴坻之道也。」余按隴道今渭北諸山，在鍾羌之東北，銅鏡，映日人遙望之，以爲兵也。）

二年。鄧騭使任尙及從事中郎河內司馬鈞，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數萬人戰於平襄，尙軍大敗，死者八千餘人。羌衆遂大盛，朝廷不能制。湟中諸縣粟石萬錢，百姓死亡不可勝數，而轉運難劇。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先坐法，輪作若盧，使其子俊上書曰：「方今西州流民擾動，而徵發不絕，水潦不休，地方不復。重之以大軍，疲之以遠戍，農功消於轉運，資財竭於徵發，田疇不得墾闢，禾稼不得收入，搏手困窮，無望來秋。百姓力屈，不復堪命。臣愚以爲萬里運糧，遠就羌戎，不若總兵養衆，以待其疲。車騎將軍騭宜且振旅，留征西校尉任尙，使督涼州士民，轉居三輔，休搖役以助其時，止煩賦以益其財，令男得耕種，女得織紉。然後畜精銳，乘懈阻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備，則邊民之仇報，犇北之恥雪矣。」書奏，會樊準上疏薦參，太后卽擢參於徙中，召拜謁者，使西督三輔諸軍屯。十一月辛酉，詔鄧騭還師，留任尙屯漢陽，爲諸軍節度。（余按平襄，章懷以爲故襄戎邑，今鞏昌府通渭縣。）

四年。謁者龐參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，騭然之，欲棄涼州，并力北邊，乃會公卿集議。騭曰：「譬若衣敗壞，以相補，猶有所完，若不如此，將兩無所保。」郎中陳國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：「若大將軍之

策不可者三。先帝開拓土宇，劬勞後定，而今憚小費，舉而棄之。此不可一也。涼州既棄，卽以三輔爲塞。（胡氏曰：「隴西安定北地，皆涼州所部，涼州既棄，則三輔爲極邊。」）則圍陵單外，此不可二也。諺曰：「關西出將，關東出相。」（胡氏曰：「前書秦漢以來，山西出將，山東出相，秦時酈白起、潁陽王翳、漢興義渠公孫賀、傅介子、成紀李廣、李蔡、上邽趙充國、狄道辛貳賢，皆名將也。丞相則蕭、曹、魏、郗、韋、平、孔、翟之類也。」）烈士武臣，多出涼州，土風壯猛，便習兵事。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，爲心腹之害者，以涼州在後故也。涼州士民，所以推鋒執銳，蒙矢石於行陳，父死於前，子戰於後，無反顧之心者，爲臣屬於漢故也。今推而捐之，割而棄之，民庶安土重遷，必引領而怨曰：「中國棄我於夷狄。」雖赴義從善之人，不能無恨。如卒然起謀，因天下之飢敝，乘海內之虛弱，英雄相聚，量材立帥，驅氏羌以爲前鋒，席卷而東，雖賁育爲卒，太公爲將，猶恐不足當禦。如此，則函谷以西，圍陵舊京，非復漢有此不可三也。（胡氏曰：「一見後北宮伯玉、王國、閻忠、馬騰、韓遂之變，卒如詡言。」）議者喻以補衣，猶有所完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也。（禹曰：「吾意不及此，徵子之言，幾敗國事。」）詡因說禹：「收羅涼土豪傑，引其牧守子弟於朝，令諸府各辟數人，外以勸厲，答其功勤，內以拘致，防其邪計。」禹善其言，更集四府，皆從詡議，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，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，以安慰之。鄧騭由是惡詡，欲以吏譴中傷之。會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，攻殺長吏，屯聚連年，州郡不能禁。乃以詡爲朝歌長，故舊皆弔之。詡笑曰：「事不避難，臣之職也，不遇桀、紂，錯節無以別利器，此乃吾立功之秋也。」始到，謁河內太守馬稭。稭曰：「君儒者，當謀譟廟堂，乃在朝歌，甚者君憂之。」詡曰：「此賊犬羊相聚，以求溫飽耳。願明府不以爲憂。」稭曰：「何以言之？」詡曰：「朝歌者，韓魏之郊，背太行，臨黃河，去敖倉不過百里，而青冀之民，流亡萬數，賊不知開倉招衆，劫庫兵，守城臬，斷天下右臂，此不足憂也。今其衆新盛，難與爭鋒，兵不厭權，願寬假轡策，勿令有所拘閔而已。」（胡氏曰：「詡欲用度外之人，以制羣盜，恐郡守循常襲故，以文繩之，故先以此言於稭。」）及到官，設三科以募求壯士，自掾史以下，各舉所知，其

攻劫者爲上，傷人偷盜者次之，不事家業者爲下。收得百餘人，誦爲饗會，悉貰其罪。（胡氏曰：「此三等人，皆惡少年，負宿罪者也，悉貰之，使入賊爲間。」）使入賊中，誘令劫掠，乃伏兵以待之，遂殺賊數百人。又潛遣貧人能縫者，備作賊衣，以采線縫其裾，有出市里者，吏輒禽之。賊由是駭散，咸稱神明。縣境皆平。（虞詡收羅涼土豪傑之說，甚精。如使守令將弁，降附營官，各薦達材藝，不拘一途，不問出身，破資格而用之，則人有自奮之路，恥於爲非，而英雋旣拔，頑梗易除，上無遺賢，下無沈滯，勝於誅鉏遠矣。涼州，今甘肅府名。朝歌，今衛輝府淇縣西。）

先零羌復寇，褒中鄭勤欲擊之，主簿段崇諫，以爲「虜乘勝，鋒不可當，宜堅守待之。」勤不從，出戰大敗，死者三千餘人。段崇及門下史王宗、原展，以身扞刃，與勤俱死。

五年，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，同郡王信等，與羌通謀，聚衆據上邽城。冬十二月，漢陽太守趙博遣客杜習刺殺琦，封習討姦侯。杜季貢、王信等，將其衆據枹泉營。（按漢陽，前漢天水郡，今鞏昌府及秦州等地。上邽縣，在秦州枹泉營在秦州西北。）

六年，侍御史唐喜討漢陽賊王信，破斬之。杜季貢亡從滇零。是歲滇零死，子零昌立，年尙少，同種狼莫爲其計策，以季貢爲將軍，別居丁奚城。（丁奚城，胡氏以爲靈州縣，按在今甯夏府靈州。）

元初元年，詔遣兵屯河內，通谷衝要三十六所，皆作塙壁，設鳴鼓，以備羌寇。（胡氏曰：「自太行北至恆山，限隔并冀，其間多有谷道以相通，茲於衝要之地，作塙壁以備羌寇。」按今澤州潞安一帶是也。）

二年，詔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，超之子也。以左馮翊司馬鈞行征西將軍，督關中諸郡兵八千餘人，龐參將羌胡兵七千餘人，與鈞分道並擊零昌。參兵至勇士東，爲杜季貢所敗，引退。鈞等獨進攻，拔丁奚城。杜季貢率衆僞逃，鈞令右扶風仲光等收羌禾稼，光等違鈞節度，散兵深入，羌乃散伏要擊之。鈞在城中，怒而不救。冬十月乙未，光等兵敗並沒，死者三十餘人。鈞乃遁還。龐參旣失期，稱病引還，皆坐徵下獄。鈞自殺。時度遠將軍梁懂



亦坐事抵罪校書郎中扶風馬融上書稱「參懂智能，宜宥過責效。」詔赦參等，以馬賢代參領護羌校尉，復以任尙爲中郎將，代班雄屯三輔。懷令虞詡說尙曰：「兵，彊弱不攻彊，走不逐飛。」自然之勢也。今虜皆馬騎，日行數百里，來如風，雨去如絕弦，以步追之，勢不相及，所以雖屯兵二十餘萬，曠日而無功也。爲使孟計，莫如罷諸郡兵，各令出錢數千，二十人共市一馬，以萬騎之衆，逐數千之虜，追尾掩截，其道自窮。便民利事，大功立矣。」尙卽上言，用其計，遣輕騎擊杜季貢於丁奚城，破之。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，以爲武都太守。羌衆數千，遮詡於陳倉。嶠谷。詡卽停軍不進，而宣言上書請兵，須到當發。羌聞之，乃分鈔傍縣。詡因其兵散，日夜進道，兼行百餘里，令吏士各作兩竈，日增倍之。羌不敢逼，或問曰：「孫臏減竈，而君增之，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，以戒不虞，而今日且二百里，何也？」詡曰：「虜衆多，吾兵少，徐行則易爲所及，速進則彼所不測。虜見吾竈日增，必謂郡兵來迎，衆多行速，必憚追我。孫臏見弱，吾今示彊，勢有不同故也。」旣到郡，兵不滿三千，而羌衆萬餘，攻圍赤亭數十日。詡乃令軍中彊弩勿發，而潛發小弩。羌以爲矢力弱，不能至，并兵急攻。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，發無不中。羌大震，退。詡因出城奮擊，多所傷殺。明日，悉陳其兵衆，令從東郭門出，北郭門入，貿易衣服，回轉數周。羌不知其數，更相恐動。詡計賊當退，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，候其走路。胡氏曰：「詡知賊退遇水，必踏淺而度，因於其處設伏以待之。」虜果大奔，因掩擊，大破之，斬獲甚衆，賊由是敗散。詡乃占相地勢，築營壁百八十所，招還流亡，假賑貧民，開通水運。胡氏曰：「此嶠谷，當在陳倉縣界，卽今之大散關，非宏農、涇、池縣之嶠山也。詡案行川谷，自沮至下辨，數十里，燒石，斫木，開漕船道。」余按勇士縣在蘭州府金縣東北，丁奚城在甯夏府靈州西南。嶠谷，胡氏說是，今漢中府鳳縣。赤亭，胡以爲在武都者是，今階州成縣，卽杜詩之赤亭也。）

六年，初，西域諸國旣絕於漢，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，與共爲邊寇。敦煌太守曹宗患之，乃上遣行長史索班，將千餘人屯伊吾，以招撫之。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復來降。（伊吾，今哈密。）

永甯元年。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，共殺後部司馬，及敦煌長史索班等，遂擊走其前王，略有北道。鄯善逼急，求救於曹宗，宗因此請一出兵五千人擊匈奴，以報索班之恥，因復取西域。「公卿多以為「宜閉玉門關，絕西域。」太后聞軍司馬班勇有父風，召詣朝堂問之。勇上議曰：「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，於是開通西域，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，斷其右臂。光武中興，未遑外事，故匈奴負彊，驅率諸國。及至永平，再攻敦煌，河西諸郡城門盡閉。孝明皇帝深惟廟策，乃命虎臣出征西域，故匈奴遠遁，邊境得安。及至永元，莫不內屬。會聞者羌亂，西域復絕。北虜遂遣責諸國，備其逋租，高其價直，嚴以期會。鄯善車師皆懷憤怒，思樂事漢，其路無從。前所以時有叛者，皆由牧養失宜，還為其害故也。今曹宗徒恥於前負，欲報雪匈奴，而不尋出兵故事，未度當時之宜也。夫要功荒外，萬無一成。若兵連禍結，悔無所及。況今府藏未充，師無後繼，是示弱於遠夷，暴短於海內，臣愚以為不可許也。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，今宜復之，復置護西域副校尉，居於敦煌，如永元故事。又宜遣西域長史，將五百人屯樓蘭，西當焉耆、龜茲徑路，南疆鄯善，于寘心膽。北扞匈奴，東近敦煌。如此誠便。」尚書復問勇：「利害云何？」勇對曰：「昔永平之末，始通西域，初遣中郎將居敦煌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，既為胡虜節度，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。故外夷歸心，匈奴畏威。今鄯善王尤還，漢人外孫，若匈奴得志，則尤還必死。此等雖同鳥獸，亦知避害。若出屯樓蘭，足以招附其心，愚以為便。」長樂衛尉鄧顯，廷尉綦毋參，司隸校尉崔據，難曰：「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，以其無益於中國，而費難供也。今車師已屬匈奴，鄯善不可保信，一旦反覆，班將能信北虜不為邊害乎？」勇對曰：「今中國置州牧者，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。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，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。今通西域，則虜勢必弱，虜勢弱，則為患微矣。孰與歸其府藏，續其斷臂哉？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，設長史以招懷諸國，若棄而不立，則西域望絕。望絕之後，屈就北虜，緣邊之郡將受困害，恐河西城門必須復有盡閉之微矣。今不廓開朝廷之德，而拘屯戍之費，若此北虜遂熾，豈安邊久長之策哉？」大尉屬毛軫難曰：「今若置校尉，則西域

絡繹遣使，求索無厭，與之則費難供，不與則失其心；一旦爲匈奴所迫，當復求救，則爲役大矣。」勇對曰：「今設以西域歸匈奴，而使其恩德大漢，不爲鈔盜，則可矣。如其不然，則因西域租入之饒，兵馬之衆，以擾動緣邊，是爲富仇讎之財，增暴夷之勢也。置校尉者，宣威布德，以繫諸國內向之心，而疑匈奴覬覦之情，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。且西域之人，無他求索，其來入者，不過稟食而已；今若拒絕，勢歸北屬，夷虜并力，以寇并涼，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。置之誠便。」於是從勇議，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，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，雖復羈縻西域，然亦未能出屯。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，大被其害。（胡氏曰：「謂未能如勇計，出屯樓蘭西也。」）然使盡行勇之計，亦未必能羈制西域，何者？武帝通西域，未能盡臣屬西域也；及宣帝時，日逐降，呼韓邪內附，始盡得西域。明帝使班超通西域，未能盡臣屬西域也；及竇憲破北匈奴，超始盡得西域。今漢內困於諸羌，而北匈奴游魂蒲類，安能以五百人成功哉？」

沈氏羌寇張掖，護羌校尉馬賢將萬人討沈氏羌於張掖，破之，斬首千八百級，獲生口千餘人，餘虜悉降。時當煎等大豪飢五等，以賢兵在張掖，乃乘虛寇金城，賢還軍出塞，斬首數千級而還。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，復降張掖，殺長吏。（胡氏曰：「馬賢於時爲健鬪，然觀其往來奔命，羌人輒議其後，賢不思所以制之之術，重以不恤軍士，宜其有射姑山之敗也。」）

建光元年，燒當羌忍良等以麻奴兄弟，本燒當世嫡，而校尉馬賢撫恤不至，常有怨心，遂相結，共脅將諸種寇湟中，攻金城諸縣。八月，賢將先零種擊之，戰於牧苑，不利。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於令居，因脅將先零、沈氏諸種四千餘戶，緣山西走，寇武威。賢追到鸞鳥，招引之，諸種降者數千。麻奴南還湟中，（鸞鳥，今武威縣東南，羌戎貴種，至今猶然，湟中，今西甯府北。）

延光二年，北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，議者欲「復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。」敦煌太守張璠上書曰：「

臣在京師，亦以爲西域宜棄；今親踐其土地，乃知棄西域，則河西不能自存。謹陳西域三策：北虜呼衍王，常展轉蒲類、秦海之間，專制西域，共爲寇鈔。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，集昆侖塞，先擊呼衍王，絕其根本，因發鄯善兵五千人，脅車師後部，此上計也。若不能出兵，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，四郡供其犂牛穀食，出據柳中，此中計也。如又不能，則宜棄交河城，收鄯善等，悉使入塞，此下計也。朝廷下其議，陳忠上疏曰：「西域內附日久，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；此其不樂匈奴、慕漢之效也。今北虜已破，車師勢必南攻鄯善，棄而不救，則諸國從矣。若然，則虜財賄益增，膽勢益殖，威臨南羌，與之交通。如此，河西四郡危矣。河西旣危，不可不救；則百倍之役，與不訾之費發矣。議者但念西域絕遠，卹之煩費，不見孝武苦心勤勞之意也。方今敦煌孤危，遠來告急，復不輔助，內無以慰勞吏民，外無以威示百蠻，威國滅土，非良計也。臣以爲敦煌宜置校尉，按舊增四郡屯兵，以西撫諸國。」帝納之。於是復以班勇爲西域長史，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。按蒲類海，今巴爾庫爾泊，秦海，今哈喇塔拉額西柯泊，皆在哈密北。昆侖塞，今安西州西南，宜禾都尉所居，唐之瓜州常樂縣東也。柳中，胡氏曰：「在後部金滿城之北，去交河城八十里。」杜佑云：「唐平高昌，以田地城爲柳中縣。」按卽今土魯番西，不在金滿城北也。

三年，班勇至樓蘭，以鄯善歸附，特加三綬（三綬，疑當作王綬）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，勇開以恩信，白英乃率姑墨、溫宿自縛詣勇，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，到車師前王庭，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，收得前部五千餘人，於是前部復通，還屯田柳中。

南單于檀死，弟拔立爲烏稽侯尸逐鞮單于。時鮮卑數寇邊，度遼將軍耿夔與溫禺犢王呼尤徽將新降者連年出塞擊之，還使屯列衝要，耿夔徵發煩劇，新降者皆怨恨，大人阿族等遂反，脅呼尤徽欲與俱去。呼尤徽曰：「我老矣，受漢家恩，甯死不能相隨。」衆欲殺之，有救者得免。阿族等遂將其衆亡去，中郎將馬翼與胡騎追擊破之。胡氏曰：「衝要者，當敵之衝，邊之要地也。」